

温瑞安著

你死了我活

# 逆水寒

## 第壹卷

# 四大名捕

铁手一字一句地道  
你既然吞不下手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敌人  
从比之后  
我们是朋友

懊悔、耻辱、自责、惭愧……  
交织啃咬着  
他站在原地  
比打了败仗还要沮丧

当戚少商

望着怒大娘的尸体  
有人同样在黑黯里淫秽地

戚少商只看了一眼  
心中就决定纵自己死千百次  
也决不能教她受罪

向清望去  
个人也随  
不知何时

在众人  
轿子垂帘深

倒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顶轿子  
只有三个人抬

顶轿子

温瑞安

新修版



NLIC2970826067

# 四大名捕逆水寒

第壹卷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NLIC2970825067

“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到底有多少部书呢？坦白说，作为作者的我，一时也未能统计清楚。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四大名捕会京师》为例，目前至少有五十七种不同地区国家的版本，改编为影视漫画等作品也逾十五次。如此换算，“四大名捕”故事至少已写了五十卷以上，字数不少于千万，版本恐也不少于二百种。

可是，其实《会京师》只是二十岁前后的“少作”，只是四位捕头的“开头”前戏。“四大名捕”往后延伸的故事，才是比较能代表这四位似侠非侠、为民除害，当官非官、锄强扶弱，身在庙堂心在野的夹缝人物和他们的遭遇。

比较精悍短小但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浓缩的，首推《大对决》收录的《谈亭会》、《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一气呵成，悬念惊栗、推理破案，都在八至十万字内结束，最适合小品电影的架构。至于《逆水寒》，则是“四大名捕”故事里长篇架构已完成也较完整的一部，约七八十万字，起承转合，从一个惊变开始，全篇流亡中侠道逆处见情义，最适合影视剧改编。如今国内作家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便自这两个系列作为一个从头迈进的开始，实在是出版社侠友的明见，而且也应该是最符合作者和读者共鸣的一个版本。

至于“四大名捕”其他系列，已成名的还有几个很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的故事，例如：《四大名捕破神枪》（《妖红》、《惨绿》等），是尝试以文学诗化的笔触，来写“四大名捕”另一段轶事；《四大名捕战天王》系列，则重回武侠小说文本描叙的法则，去探讨侠骨柔情的试验；《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杀楚》、《破阵》等），则以正统公案悬念言情的程式，融入反映现代社会中朝野斗争的现实象征里；《四大名捕走

《龙蛇》系列故事，则是把一些武侠的特质，还有一些本非武侠的元素，从惊栗、超能、念力、穿越、鬼魅、魔幻到怪力乱神，一一都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作品里乍浮乍沉地显现。还有最具争议性的《四大名捕斗将军》（即“少年四大名捕”：《少年冷血》、《少年追命》、《少年铁手》和《少年无情》），更成了所谓超新派或新世代武侠小说试炼的兵工厂，什么题材和元素都融会其间，结果读者的反应也很激烈：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论生死，都大死大活着，使我认为这一番心血，值了。

一九八三年我初赴北京，在金台路书市里，跟几位工作室的侠友，至少找到我没见过或未拜读过的温书版本一百三十七种。一九九四年，沈庆均兄带我去五四书店，那儿有温瑞安小说的专柜，书店老板跟我说：“一讲‘四大名捕’，人人都嗑得，很著名，至少比原作者温瑞安还著名。”

我笑了。

书生爱国非易事，提笔方知人世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阿西莫夫说：“一个人必须博学、聪明、有直觉、有勇气、有运气，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我觉得，别的我没有，在写作武侠小说上，我借力于前辈的肩膀，还有扎根于读者的步子，总算预支了数十年新意，且不管过了多年是否变陈酿。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艺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而看作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干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被迫断断续续，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二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

必须说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悭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八百本，那已可以说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

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八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相当杂芜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平均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匪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亮了几盏荷灯。也许，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多是读者读得快，不知写者创得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得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或出版社停业，或刊物杂志转型，不再连

载小说，有者更加直接，拿了你的书，没签合同就印出来了，或发上网了，然后转头反咬一口，告你侵权。结果，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如此大环境下，对发表出书，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有梦，余波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漫画、连环画、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箋图像、兵器模型、形象扑克牌、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种类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颀硕，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法文、英文到日文、巫文、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不同版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

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两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翻版、盗版数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的读者，指斥百般错舛，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终于使



我那座连营屈伸摺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想出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言明版权在握的，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明昌盛，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这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小说，已历

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四大名捕》上海发布会后。

《逆水寒》从八四年开始写起，八六年一月写完，约八十万字。写得并不算慢。其间，要在新马与港台的报章杂志上写专栏、专题、人物稿、影评、文艺小说、推理小说、诡异小说、诗、散文、杂文、评论、谐趣文章，成为我有史以来写得最琳琅满目、多彩多姿但也最不专心、无法集中的时期。同时还在进行三部武侠小说，即是《温柔的刀》、《杀楚》和《将军剑》，于是停停写写，写了一年半，才告完成。近乎两年没有新的武侠著作，这是自我在七六年出版第一部武侠小说后，几乎从未有过的事！于是乎，见到朋友，给朋友冷讽热嘲；遇到读者，给读者骂死。

有的是当面催，我答：“快了，快了，快出版了。”他冷冷地说：“这句话你已经说了两年了。”有的比较迂回曲折，“听说你有一个嗜好，宁愿发表完了以后给人捷足先登盗印，也不肯自己整理成书，不知可有此事？”有的直截了当，“你再不出书，我们都快忘了你了。”有的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十分夸张，“你迟不出书，对整个武侠文学的推展，都有妨碍，对你在武侠小说的地位，也有影响。”有的索性拉长了脸，没有好气，“这么久没见你出版武侠小说，我以为你又被关起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你们的软硬兼施，《逆水寒》可能还没上岸呢！

《逆水寒》原名《易水寒》，后易“易”为“逆”，更加切题。故事一开始，即是正派人物突遭暗算，被逼逃亡，足足逃了八十万字，其中辗转千里，跌宕起伏，无尽血泪，无数辛酸。这故事，一方面是我某段时期心情的苍凉写照，一方面也是我在七二年发表第一个武侠短篇《追杀》后，经一十三年的文笔磨炼，故意把同样的故事，倒反过来，再写一次。所不同的是，《追杀》

是冷血追捕逃犯为始，追杀成功为结，《逆水寒》则是转笔写逃亡者的故事。曾经沧海，此水已非前流，就算一样的故事，也不会有一样的感受了。

自《神州奇侠》之后我较少写过这样子的长篇，《逆水寒》要比《大宗师》的故事还略长。《神州奇侠》八部写的是“成长”；《大宗师》四部写的是“闯荡”；《逆水寒》写的是“逃亡”。

稿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与小黑龙相交一周年纪念

# 目录

## 第壹卷

〇〇一	【前言】	武侠大说
〇〇一	【序】	逆水不寒
〇〇一	【第一回】	报恩令
〇一	【第二回】	大刺杀
〇二〇	【第三回】	杀无赦
〇三〇	【第四回】	古道
〇四〇	【第五回】	朋友
〇四九	【第六回】	擒王
〇五九	【第七回】	被捕
〇七〇	【第八回】	神威镖局雷家庄
〇八〇	【第九回】	雷卷与沈边儿
〇九〇	【第十回】	福慧双修高风亮
〇九九	【第十一回】	死人与死囚
一一〇	【第十二回】	轿中蒙面人
一一九	【第十三回】	梦幻城池
一二九	【第十四回】	息大娘
一四一	【第十五回】	毁诺城
一五〇	【第十六回】	息红泪
一六〇	【第十七回】	捕神来了
一六九	【第十八回】	刘独峰
一八〇	【第十九回】	铁手的遭遇
一八九	【第二十回】	看不见有人
一九九	【第二十一回】	三宝葫芦
二〇九	【第二十二回】	老人家是谁？
二一九	【第二十三回】	破城
二三〇	【第二十四回】	风筝
二四〇	【第二十五回】	一夕留情
二五〇	【第二十六回】	金黄稻穗鲜红血
二六一	【第二十七回】	私情与私心
二七一	【第二十八回】	石室中的男女
二八〇	【第二十九回】	美人一笑就出刀
二九二	【第三十回】	小四大名捕
三〇一	【第三十一回】	火海中的男女
三一四	【第三十二回】	天空中的男女
三二三	【第三十三回】	宝剑留情
三三三	【第三十四回】	沼泽中的男女
三四三	【第三十五回】	逃亡中的男女
三五三	【第三十六回】	绝境中的男女
三六四	【第三十七回】	深笠遮脸的汉子

## 第壹回

# 报恩令

这世上，只怕没有人比他更急了。连他自己，也从来不曾这样子急过。胯下的坐骑，已经是第四匹了，一路来，他已骑毙了三匹马……

这世上，只怕没有人比他更急了。

连他自己，也从来不曾这样子急过。

胯下的坐骑，已经是第四匹了，一路来，他已骑毙了三匹马，每赶一百五十里路，疲马折蹄，垮倒道旁，可是，他仍是没有停下来，歇一口气。

只是，现在，虎尾溪已经近了。

他的马箭也似的掠过一口道旁的水井，奔去寻丈远，才骤然停住，一阵猎猎的衣袂风声，他已掠至水井旁，打一桶水，自他的濯濯光头淋下去，然后舀了一瓢子水，咕噜咕噜的伸脖子猛灌下去。他一直不明白寨上的哥们儿为啥要在这里掘一口井，现在，他才明白一口井水对赶路的人有多大的用处！

在井水旁树荫下的人们都呆住了，他们住在虎尾一带，不可能没有见过轻功，但肯定从来没有见过赶路赶得那么急的和尚！

他才灌完了一瓢水，木瓢子往桶里一抛，“哗”的一声人已侧掠上来，马长嘶一声，正要绝尘而去，忽听一人疾问：“是不是管大师？”

那“和尚”目光在树荫下一扫，直似厉电一般，自襟中掏出一口木鱼，“喀喀喀喀喀”敲了五下。

一名汉子自人群里掠出，抱拳半跪行礼道：“属下‘铁组’冯乱虎，拜见五当家。”

那“和尚”见同是连云寨的人，便疾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冯乱虎惶恐地说道：“我不知道，只是……”

和尚怒叱，“只是什么，别吞吞吐吐，快说！”太阳照在他光头上，原先淋湿的部位全蒸发着腾腾热气。

冯乱虎鬓边也在淌着汗，“我只听说，大当家和寨主发生了事情，急着要您回去。”

和尚再不打话，吆喝了一声，策马飞奔；那冯乱虎也掠上一匹马，待要追时，和尚的马已经只剩下前面一个黑点。

和尚一手执辔，一手拿木鱼敲响了五下，寨上的人道：“哦，原来是寨主。”

和尚没好气地叱道：“怎么一路上没几个守卫，不怕官兵摸上来么？”

守寨的人只敢应：“是，是。”着人拉开寨门，和尚着马奔入，里面散布有好几处木阁，好几面帐篷，一人正从一张大帐篷里疾奔出来，向着他唤道：“师父！”

和尚认得那是平日寨主、大当家及一众兄弟商议大计的“生杀大营”，昔日截击铁手等人追捕“绝灭王”楚相玉，也是在这里定义的，便问：“寨主在里面？”

奔出来接迎的青年俊秀的汉子道：“寨主不在，大当家在。”

和尚听得心中一沉：敢情是寨主出事了！自己欠下寨主和大当家的恩情，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原来这和尚便是《四大名捕会京师》故事之《毒手》里连云寨中的五寨主“千狼魔僧”管仲一。连云寨自从上次在虎尾拦截铁手及伍刚中等人追捕“绝灭王”不逮，便图自强革新，吸收了一名武功绝顶、智艺双绝的高人顾惜朝，说来寨主戚少商气度极大，胸襟极宽，他重用顾惜朝，把连云寨的基业，采取两马并辔的制法，同治共理，连云寨本在戚少商手下已经兵强马壮，人多浩荡，加上顾惜朝尽展才华，连云寨之声威实力，更是扶摇



直上。

“千狼魔僧”管仲一率领一支人马原驻守边陲，这日忽接到发自连云寨总舵的飞鸽传书，得悉总舵领导层有人出事，要管仲一“单骑回援”，管仲一素来服膺戚少商与顾惜朝，他曾经身受严重内伤，为戚少商悉心以内力治愈，且全家亦为戚少商所救护；顾惜朝也曾在一场官兵围剿的战役里发兵救过他，他对两人都欠下活命之恩，而今惊闻有人出事，他即不计生死，昼夜兼程，全力赶返，只想尽一己之能，粉身以报！

要知道江湖中的好汉，最怕便是欠下别人恩义难偿，武林中复仇固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报恩更是重大至要，欠下人情而恩将仇报的，都是教武林中人唾弃、蔑视的劣行！

“千狼魔僧”管仲一虽然是盗匪，但盗亦有道，尤重恩义，当下一跺脚，那俊秀汉子说道：“师父，您先见了大当家再说。”

管仲一躬身进了皮革大篷，背后的帐篷给他掀得“霍”的一响，管仲一只觉眼前一黯，许是刚才阳光太过猛烈，进得帐篷来，只觉很是阴凉，可能因赶路太剧之故，竟略为有些晕眩，几要用手扶帐篷内的那根大柱子才稳得住步伐。

管仲一强自宁定心神，只见一个文士打扮的人，坐在面南紫檀巨桌之后，专心地雕镂着个图章，管仲一的蓦然闯进，他的眉尖只略剔了那么一剔，但始终不曾抬头，这帐内气氛，文士的精神，全都集中在他右手上执着的雕刀、左手拎着的印章上。

管仲一抱拳，涩声喊：“顾大当家的。”

那文士扬了扬手，蓝袍衬着白边，袖里的手更是白。管仲一即止住了声，心里却有千百句话要问。

那文士又镂刻了半晌，文静得就像他身上穿的熨平无褶的蓝